

誰都會有好奇心，關切的眼神卻在淨化着這種好奇心。

我在文章里經常寫到大兒子光患有智障，寫到我們全家因他創作的音樂而快樂，並設法寧靜地生活至今。之所以說設法，是因為我們總是在超越接連不斷出現的困難。

從今年(2006年)年初開始，我和光每天進行一小時的步行訓練。我們居住在小山坡上，通往平地的那條長長的下坡道上，有一條用柵欄圍着的散步道路，下行到平地後，便沿着運河的那一條散步道路延伸而去。

光今年四十二歲，醫生提醒說，光身上已經出現成人病的若干迹象。考慮到他的肥胖，我便想要與他共同行走。這也只是基本的步行訓練。

他還存在視覺障礙，無法跑動，腳部也有不算嚴重的問題，因而在乘坐輕軌列車或是前往音樂會的時候，我或妻子總要握住他的手。

這是外行人制訂的步行訓練計劃，指望光藉助這個步行訓練終將能夠獨立行走。具體方法是：放開他的手臂，只是貼近他的身體步行。為瞭解決他在行走時鞋底磨擦地面的毛病，我想辦法讓他走動時擺動雙臂，與腿部的動作協調起來。

光做起事來非常認真，在步行訓練期間他

關切的眼神和好奇心



並不說話，我便思考正讀着的書或是想着其他事情。

光抬不起腿腳就容易絆倒，經常因此而引發癲癇輕微發作。每當此時，我便緊緊抱住他，讓他在地面坐下來，一動不動地保持那種姿勢大約十五分鐘。在此期間，由於我需要支撐光的頭部，即便周圍有人招呼我們，我也無法應答，曾多次惹得對方心頭火起。

且說在這次的步行訓練中，正當我的頭腦不知不覺被散漫的思緒佔據時，光被路面上的一塊石頭絆住腳，摔倒在地。由於這不是癲癇發作，光的意識很清醒，反而讓我為之驚慌，我為自己盡

到責任而自責。

我所能做的，就是抱住遠比自己身體沉重的光的上半身，將其倚靠在散步道路旁的柵欄上，檢查他摔倒時是否傷及頭部。在別人看來，我們兩人慢騰騰的動作一定顯得無依無靠。

一位中年婦女騎着自行車來到近前，她跳下車便招呼道：“沒問題吧？”同時將手搭在光的肩頭。光最不喜歡的就是被陌生人觸摸身體，再就是狗對着他吠叫。在這種時候，我明知自己會表現得非常粗野，卻仍然強硬地說道：“請你先把手挪開！”

那位婦女憤怒地起身離去後，我發現一位高

中生模樣的少女，在距我們一段距離的地方停下自行車，一動不動地注視着我們。她從衣袋里露出手機，卻並不完全掏出來，只是讓我略微注意到那手機，同時她凝神注視着我們。

光站起身來，我站在他身旁並回頭望去，只見那位少女頷首致意後，便輕靈地騎上自行車離去了。我由此領會到的是這樣一種信息：我就在這里守護着你們，如果需要聯繫急救車或是親屬的話，就用這手機幫助你們！我無法忘卻在我們離去之際看到的少女頷首致意的微笑。法國哲學家西蒙娜·韋伊說過一句話——對於不幸之人，要懷着深切關懷問上一句：“您哪兒不舒服嗎？”是否具有問候這句話的能力，關乎是否具有做人的素質。

韋伊對於不幸之人的定義是獨特的，突然摔倒在地並因此而驚慌的我們，在這種場合也算是幸而。那位婦女積極表現出我們難以接受的善意，她也是韋伊予以積極評價的對象。可以說，必須改變的是在這種時刻仍然拘泥於本人情感的自己。

但是，在這個對不幸之人只抱有強烈好奇心的社會里，從那位少女關切且適度的舉止中，我發現了業已適應生活的新一代人所抱持的態度。誰都會有好奇心，關切的眼神卻在淨化着這種好奇心。

(大江健三郎/文 許金龍/譯)

熬是人生最深的滋味

有人說，人生就像一碗粥，需要慢火“熬”。也有人說，人生若苦藥，需要文火慢“熬”。亦有人說，人生是一碗湯，需要慢“熬”慢炖。無論把人生比喻成什麼，它都是一種經歷，經歷需要的是時間，用漫長的時間去經歷，這就是“熬”。人生用一“熬”字，初聽會覺得誇張，可如果能夠靜靜地坐下來，細細地體味自己人生經歷的種種，恐怕無論男女老幼，都會覺得這一字用得實在精當。

林語堂說過一句話：“捧着一把茶壺，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質的精髓。”記不清什麼時候讀到這句話，只覺得特別精闢，林語堂所說的“這壺茶”，已經不只是“壺泡之茶”，應當是“心靈之茶”。

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每個人遇到的都不會是一馬平川，在“熬”的過程中，每個人都要嚐遍各種各樣的味道，鹹味兒的眼淚，甜味兒的幸福，酸味兒的記憶，苦味兒的失敗……但是，只要我們慢慢地“熬”，耐心地過，永遠保持美好的希望和憧憬，過後你就會發現你會擁有人生里最珍貴的歷程。

“熬”，表面上是一種考驗，實際上是一種升華。每個人各自有不同的人生經歷，如果有一個豐富多彩的人生，就需要慢慢地去“熬”，慢慢地去經歷、品味和體會。只有走過了這個過程，才能嘗到其中的酸甜苦辣！所以，用“熬”字來形容人生，是最恰當不過的了。在漫長的人生中，什麼都不是一眼看到頭的，一時的春風得意算不了什麼，一時的失敗其實也不能算數。

縱觀歷史，孫武能“熬”得住，完成了舉世聞名的《孫子兵法》；司馬遷“熬”得住，花了十八年時間完成鴻篇巨制《史記》……相反有的人經不住誘惑，“熬”不住便把人生之路走得一塌糊塗。因此說，“熬”住就是一切。

人生進退是常事，關鍵是能夠“熬”住。“熬”就是不輕易放棄，不隨便離開自己的位置，就在那里一步步地努力，達到理想的目標。“熬”得住，就能笑到最後。“熬”要有耐心，“熬”不是你一個人“熬”，而是每個人都“熬”。

“熬”的過程其實就是人生多姿多彩的歷程。我們不能坐着、躺着、等着離開，所以說人生的意義在於“熬”，在艱辛的日子里“熬”下去，走下去，充分享受“熬”，在這“酸甜苦辣咸”中繽紛每一個精彩的過程，每“熬”出一個都是苦樂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，回憶里最美麗的畫面。

“熬”，關鍵在於自己的心理調適！世上最好的羹湯，都是“熬”出來的。就像茶是泡出來的，豆腐是磨出來的，功夫是練出來的一樣，人生也是“熬”出來的。“熬”，是人生最深的滋味！



你怕什麼？這話問 100 個人，有 100 種不同答案。

賣西瓜的，怕夏天不熱、下雨，西瓜賣不出去；開澡堂的，怕冬天不冷，泡澡的人少；車站賣盒飯的，怕旅客不餓，盒飯賣不出去；追薪討債的，怕耍賴的人有文化，錢要不到。

文人怕什麼？怕別人說他寫得不好，這批評像扒了他家祖墳，會記恨一輩子；怕出的書，被隨手丟在某個角落，蒙上一層灰。也有少數文人，怕別人說他神經質，一遇風吹草動，就過敏，像詩人李白那樣瘋瘋癲癲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張愛玲晚年躲粉絲，不想見人。她也怕，怕有人說她是胡蘭成的小妾，怕虱子，四處搬家，曾經寫過“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，上面爬滿了虱子”的一代才女，終被虱子所侵擾。這些怕，流露出人們對生命的無限飢渴。

佛教有個寓言，小和尚請教老和尚：一個人最害怕什麼？老和尚問徒弟：“你以為呢？”“是孤獨嗎？”老和尚搖了搖頭。“那是誤解？絕望？……”小和尚一口氣說了十幾個，老和尚一直搖頭。老和尚笑了：“一個人最害怕的是你自己。你剛剛說的孤獨、誤解、絕望，都是自己內心世界的影子。你對自己說：這些真可怕。那你就真的會害怕。假如你告訴自己：沒什麼好怕的，也就沒什麼能夠難倒你。”

龍應台提到一個細節，我印象很深。她的母親已經老年痴癡，去屏東看望母親時，她買了很多不同顏色的指甲油，專門用來跟母親消磨臥房里的時光，因為母親年輕時愛美。

“把從新西蘭帶回來的綿羊油倒在手心上，輕輕揉搓這雙曾經勞碌不堪、青筋暴露而今燈盡油枯的手……我認真而細致地‘擺布’她，她靜靜地任我‘擺布’。我們沒法交談，但是，我已經認識到，誰說交談是唯一的相處方式呢？”

誰說交談是唯一的相處方式？對極了。前兩天我重感冒，兒子也感冒了，我可以躺在床上休息，他得做作業，但又想有人陪他。於是，他把作業搬到我的房間，坐在床邊做，時不時倒在床上靠會兒。我從被窩里伸出手摸摸他的頭，不用說話，也是一種無聲的交流。

靜默相處

我家先生和兒子之間每天進行着目送的遊戲，堅持了很多年。我家住七樓，從小學開始，兒子獨自背着書包上學，先生站在七樓客廳的窗口，一直目送他遠去，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兩個拐彎處。每到一個拐彎處，他都會回頭，看我們在不在。先生不在家時，就是我接替這個遊戲，從未間斷過。他從少兒長成了英俊少年，從一蹦三跳到書包越來越沉重，表情複雜了，但他還是那個陽光的少年，從未遠離過。有時，親人間，靜默相伴也會生發出不一樣的感覺。

龍應台說：“塗完她所有的指甲甲，到我自己。黃昏了，每一只指甲上一個不同的顏色，從鮮紅到紫黑。”這場遊戲總會有結束的時候……人生而孤獨，滄海桑田間，唯有這些靜默的遊戲靜悄悄地牽動着我們的心。

愛怕什麼？在作家畢淑敏筆下，愛怕遠，距離會漂淡彼此相思的顏色；愛怕沉默，愛是很難描述的一種情感，需要詳盡的表達和傳遞。

唐朝有個任瑰，是個怕老婆出名的人。他說：“夫人剛進門時，端莊肅穆儼然菩薩，有人不怕菩薩嗎？生娃下崽後，變成威風凜凜的母老虎，有人不怕老虎嗎？上了歲數，皮干面皺，就像鳩盤荼鬼一樣，有人不怕鬼嗎？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！”

古人怕什麼？《論語》中提到，“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”。不輕易把話說出口，是因為他們怕說出來，做不到而可耻。所謂君子一言，駟馬難追。鄭板橋在山東濰縣當縣長時怕下雨。一下雨，鄭縣長就敏感了，“衙齋臥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”，總擔心有人上訪，百姓的生活有些不妙。

梁朝的士大夫怕馬。《顏氏家訓·涉務》記載，梁朝的士大夫，寬衣闊帶，戴大帽子，穿高

跟木屐，出門乘車代步，一個個都細皮嫩肉的。建康令王復，性情溫文爾雅，從未騎過馬，一次僕人牽來一匹馬，看見馬嘶鳴跳躍，嚇得不輕。驚訝：“這是老虎，為什麼叫馬呢？”

有個詩人，患上憂鬱症，曾經想自殺。在他九十歲那年，有個記者採訪他。詩人精神很好，說自己內心已然平靜，不再害怕什麼。老人說這話時，面色柔和，顯得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。

內心平靜，讓一個人變得強大。



井底之蛙逃出井口，必定嘆天下之大。我嗜遍江南綠茶，也不過是中國六大茶類中的一類。說起六大類的區別，其實也簡單：綠茶不發酵，紅茶全發酵。在不發酵與全發酵之間，有輕發酵的白茶、黃茶，還有發酵情況從輕到重不等的青茶（烏龍茶）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全發酵的黑茶。黑茶中有名品普洱，但也有有人反對把普洱歸入黑茶，認為它應該單獨一類。

白茶可以長期存放，存放後發酵演變的茶，特稱老白茶。老白茶三年為藥，七年為寶，可以去濕消炎。現在每到夏天，于清晨飯後，我愛泡一壺老白茶。茶湯亮麗，茶香獨到，喝之發汗輕身，最解北方不熱之暑。我說北方不熱之暑，是因為我是個“火爐”里長大的人。北方再熱也不覺有熱，汗悶在體內，很難受。

總是有好茶能在我的生命里和我不期而遇。在喝茶方面，我是個有福的人。從小家里長輩都愛喝茶。母親愛茶，也愛茶具。那套青玉蘭茶杯，我失手打了一只，為此她十分生氣。她是個珍愛物品的人，東西要好，然後用很長時間。她從不貪便宜，也不追奢華。力求能及之好，同時長久珍惜，這是她教會我的。可是她的責備讓我

很難過。我總認為感情可以抵得過一切。物是重要，但永遠不及人重要。從那時起，我對一切物，包括茶，都不分好壞地去珍惜，同時也絕不以有或沒有責備旁人。一件東西，身價再高也不是性命。萬物有靈，生命可貴，生命里的心情更加可貴。

除了母親，兩位舅舅是我特別的茶友。大舅是位畫家，對藝術、對茶都精益求精。每年清明之前，他都要前往江蘇各地的茶場親自挑茶，然後坐等制茶，等茶制好之後現場泡茶，親口鑒賞，過關之後便打包回府。他生活簡樸，花在茶上的錢卻讓我不敢想象。他從不喝別人家里的茶，說實在不能入口。小舅是個家中朋友不斷的人，一只白色搪瓷茶缸，無所謂好茶壞茶，泡了30年茶，泡成了深褐色。他說這茶缸如

不污染，常持心



泡老的紫砂壺，開水沖下去也是好茶了。大舅笑小舅土，小舅回笑大舅執着。前年清明，二人于前往安徽途中雙雙遭遇車禍。一世兄弟，居然同年同月同日死，也算一種緣吧。大舅去世後，最後一本畫冊出版了；而在小舅的抽屜里，找到了許多欠條，都是他借給朋友們的錢，陸續二三十年，累積上百萬。朋友們說，他從不欠別人一分錢，卻常常接濟朋友。這樣的兩個人，為什麼會遇難呢？我心里總有不甘，葬禮結束後去拜訪大舅的一個朋友，他已出家多年，是金陵某寺住持。去時又有大舅的舊友隨同，眾人喝茶寫字，暢談文化，似乎以這種方式哀思，便盡了最好的心意。我終於沒有忍住，問出了之前

的疑惑。住持笑了，說：“你們寫小說的，這一世的故事結束了，便結束了，他們要開始下一世的故事，有何不可呢？”

是啊。什麼是好的結束，什麼是不好的結束。生有生的一堆問題，死亦同樣。我又何必執着。何必在這一世，追問上一世，打擾上一世。這一世既然與茶有緣，就應珍惜這緣。要喝好茶，必然需要藏茶。綠茶當年飲，不飲時密封放入冰箱冷藏即可。其他老白茶，部分紅茶、青茶與黑茶都可長期儲藏。藏茶最大的妙處，是在藏的過程中，茶葉會發生變化。火氣慢慢消退，滋味慢慢增長。有的茶天資出眾，卻在儲藏過程中受到破壞，吸了臟空氣，受潮發霉，味道惡劣，已不能飲用。有的茶天資平平，卻因藏茶人珍視，多少年過去後，火氣褪盡，乾淨澄明，雖非至寶，卻已成難得的珍品。

所以，不以當下的好壞對人生加以判斷是多麼重要。一個人的愛茶之心，確實可以通過歲月與茶共同成長。人生來便不公平，但成年後的我們如何對待自己，就像儲藏茶葉一樣，是讓自己變得更珍貴、更豐富，還是更貧乏、更平庸，都源于每一天下最簡單的堅持：不污染，常持心。